

洛桑別墅

[苏]弗·亚历山德罗夫 著 雷 正 译



时事出版社



洛桑別墅

〔苏〕弗·亚历山德罗夫著

雷 正 译

时 事 出 版 社

1987年

洛 桑 别 墅
〔苏〕弗·亚历山德罗夫著
雷 正 译

●
时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涿州市范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字数: 83 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7300
统一书号: 10225·029 定价: 0.80元

内 容 提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情报机关在瑞士洛桑的情报站被德国间谍小组控制，报务员金克利发回莫斯科的情报次数减少，内容失真。苏联国家安保人员罗科托夫大尉受命前往调查，在瑞士反间机关何塞少校和金克利夫妇的协助下，机智巧妙地识破了德国间谍小组的种种阴谋，果断勇敢地粉碎了他们的破坏活动，几经周折，终于将间谍小组的全部成员一网打尽。本书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引人入胜。

1/29 03/02

第一章

安菲洛夫夹着皮文件夹，来到萨莫欣上将宽敞的办公室时，上将正在接电话。他向安菲洛夫点点头，示意对方坐在桌旁的圆椅上。萨莫欣十分器重这位经验丰富的助手。安菲洛夫精通业务，是位出色的情报分析员。自从萨莫欣任命他担任一个地区的情报负责人之后，这个地区的活动大为活跃，所提供的情报不仅可靠，而且对军事问题的分析也相当透彻。但是现在，派到瑞士的小组出问题了。

事情是这样的：柏林的某情报来源提供的军事情报，先是递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X先生手里，然后通过瑞士秘密警察机关的军官何塞，转给苏联方面的联络员，这个链条中的最后一环是安菲洛夫派驻瑞士的一个报务小组。要知道，直接在德国本土或德占区工作，极易遭受破坏，危险太大，而瑞士这个中立国家既毗邻德国，又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小组免受破坏并能顺利开展活动。该小组是在四个月之前，即1943年1月开始工作的。它源源不断发来的有关德国武装部队的重要情报，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到了4月份，电传来的情报似乎被谁删改了。词句含糊不清，几乎所有具体的、有价值的东西，如数字、日期和部队番号等都没有了。

安菲洛夫把文件夹里的电报一张张递到萨莫欣手里。“看看吧，上将同志，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现在的情报具体的东西很少，同过去简直不能比。发来的东西要不是人所

共知的，就是不用费力便可从其他渠道搞到的。您再看看这份，简直在说梦话。”他递过一份很短的电报。

1943年4月17日

致总部

X通过何塞特

帝国在苏德战线部署了将近三万辆坦克。

金克利

瑞士报务小组就是金克利和他的夫人。萨莫欣看了报文后冷笑了一下：“去电报查问了吗？”

“问了，并在电报中指出，这些似是而非的消息使整个4月份的情报都令人产生怀疑。”

“回答怎么样？”

“金克利回电说，是弄错了。”

“他常出错吗？”

“从来没有。他是一个出色的报务员。”

“噢，”萨莫欣轻轻应着，一边翻阅着桌上的电报，一边思索。“你说得对，安菲洛夫同志，显然是有人塞进了假情报。”

“是这样，上将同志。最初我还有些犹豫，现在可以确信无疑了。两周内已积累了足够的材料来证实我们的推断。”

“但是做结论要慎重。柏林的情报来源对我们真是太重要了，我们不能放弃它。特别是现在，当库尔斯克地区的决战在即，您同意吗？”

“我完全同意，上将同志。在战局如此紧张的情况下，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使它保存下来。当然，这要看柏林的情报

来源是否同过去一样，在继续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正是这样，安菲洛夫同志。”假如从柏林来的情报是通过无线电送到瑞士的话，那么就可以排除从柏林发报员到X先生这一段第三者插手的可能。

下一步，是X先生收到电报后将其译出并交到何塞手里。那么X先生和何塞本人会不会故意篡改柏林发来的情报呢？这一点很难完全否定。动机可能是各式各样的：同盖世太保合作，或者是，为了钱把有价值的情报卖给其他国家的情报员。然而，在安菲洛夫将军看来，这两种假设的可能性都不大。

安菲洛夫停顿了一下，说：

“会不会是德国军事情报局、保安处或是盖世太保在同我们要无线电把戏？为了不泄露天机，没有把所有的人都逮捕起来，暂时保留了洛桑的金克利和柏林的某个通报消息的人。但他们是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工作的。这样，一切都解释得通了，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

安菲洛夫看了看萨莫欣。上将正合着眼睛坐在那里。他的思想正处于高度思索的状态。他的下级几天或几个星期做的事情，他必须在很短时间内考虑成熟并给予指示。

安菲洛夫意识到，我们的优秀情报人员即使不是命在旦夕，也是大难临头，这一切使得上将更加焦虑不安。萨莫欣上将只是凭借着强大的自制力，才保持着表面的平静。

“安菲洛夫同志，咱们还是只相信事实和分析吧。”上将站起身来，用他特有的、似乎故意放慢的步子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我深信，这个小组出了严重事故，很可能是垮了。有人企图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和我们捉迷藏。他们用次等的、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有时甚至是伪造的材料来搪塞

我们。这是谁干的？我们还不清楚。是德国间谍机构，还是第三国的情报机构？两者都不能排除。我们还掌握什么线索呢？实据很少。我们只知道，总的说来，瑞士金克利小组还在活动，可是该小组的某一个环节却处在别人的控制之下，这些人正一心想用假情报来迷惑我们。是这样吗？”

“完全正确，将军同志。”

“毫无疑问，这个小组提供的情报已无法使用，应当弄清楚，那里究竟出了什么事。我们现在有两种办法：或是在弄清情况之前停止该小组的活动，或是加入这场游戏，以便蒙蔽敌人，赢得时间。我认为第二种办法比较好，你大概也是这样看吧。”

“当然了，上将同志。将计就计会给我们带来不少好处。”

萨莫欣坐到圈椅里，皱着眉头缓缓地说道：

“那就这样决定了：我们通过金克利和他们进行无线电游戏，直到审查结束。你对这个行动有什么建议？”萨莫欣两手撑着圈椅的扶手直了直身子，看着安菲洛夫。

安菲洛夫讲述了自己早已考虑好的行动计划。他建议派总部一位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去检查金克利小组的情况。这个人就是罗科托夫上尉，他现在是法国沦陷区的一个小组的负责人，护照上的姓是夏尔东。

第二章

这是一个明朗的月夜。远处是国境线。在茂密的丛林

中，罗科托夫躲在一块巨大的圆石后面，抽着烟，同时回顾着几天来活动的情况。

他严格按照总部电报的指示，准备着偷越法瑞国境，正象几个月前他奉命突然住进里昂一样。罗科托夫上尉是个军事侦察员，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最紧张的阶段（当时他在德国南部工作，有可靠的掩护身份），被总部调到法国沦陷区，因为总部掌握了一个重要情报，德军统帅部打算把部署在法国的某些师调往苏德战场。总部要求罗科托夫尽快查明这些部队的番号、编制和开往东线的准确时间。罗科托夫在一家规模很大的医疗机械公司担任商品推销员，频繁来往于法国的各个城市，最后很好地完成了总部交给的任务。

在敌后工作，罗科托夫学会了尽最大可能保证自己的行动有符合实际的解释并能出示证明。这一次正是如此。按计划，罗科托夫要在萨瓦省的一个车站下车，步行到一个村子里，然后由当地人带领出境。离此地不远就是法国游击队经常出入的地区。下车时他被两个士兵和一个党卫军军官拦住了去路。

“先生，检查证件。”党卫军少尉把两个指头举到帽边说道。

罗科托夫交出了护照和医生开的病情证明。德国人仔细地查看了一切。“夏尔东先生，您应该到疗养所去治疗一个疗程，是吗？”

“完全正确。”

“您为什么不出境，却跑到这儿来？要知道，这里不是治病的地方。”对方用揣测的眼光注视着他。

罗科托夫早已有准备。“少尉先生，出境前我应该完成

一件委托，我必须拜见本市的警察局长摩里若先生，向他转交他的老朋友、里昂警察局长福赛先生的一件包裹。包裹在这儿，请过目。”罗科托夫打开大皮箱，掏出一个纸包的东西，上面写着收件人的地址和姓名。（罗科托夫一直同福赛先生关系密切。临行前他曾向福赛先生提议顺便给好友带一包稀缺的食品，并表示，反正自己要从这个城市经过，可以顺便帮此小忙。）罗科托夫略带歉意地笑着说：“我本来可以乘特别快车今天就到国外的，可现在您看，我只好赶明天的快车了。”

一个德国士兵跟着罗科托夫到了警察局。罗科托夫当着德国人的面把包裹和信交给了警察局长。局长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又为这件不愉快的事向罗科托夫赔了礼，最后还邀请他在自己家过夜。

当然，也可以试着通过正常途径进入瑞士，比方以治疗疾病为由正式向对方申请入境，因为罗科托夫持有一张病情证明。但是这样做太冒险。首先，任何入境的外国人都必须到警察局登记，很可能会受到监视。其次，现在希特勒分子对边境检查很严，没有把握能顺利通过证件检查这一关。同样也很难保证瑞士警察局不向法国的佩捷诺夫警察局查问夏尔东先生的身世，而该警察局与盖世太保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二天他从警察局长家告辞出来，确信没有“尾巴”跟踪，便走到了森林地带。他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故意走了几天弯路，躲开可能遇到的居民点。这次没碰上麻烦，顺利到了一个村子。与地下组织接上头以后，他便在这个夜里跟随两位当地农民来到了边境附近。

瑞士在国境线上架设了通电的铁丝网，从它下面钻过去是不可能的。然而电网下面有一条地道连接着两个国家。当

法国被希特勒军事占领后，当时农民就同瑞士边防哨建立了联系。敌占区的生活费用急剧上涨，许多商品只能高价在黑市上购买。而中立国瑞士与平时一样丰衣足食。在某个投机商的倡议下，本地居民同边防战士之间开始了交易。最初，商品直接从两道铁丝网上扔过来，后来，走私活动增多时，出现了这条地下通道。瑞士那边大概得到了实际好处，没人对此加以阻挠。而法国这边的边境也没有德国人驻守，整个上萨瓦几乎都处在法国游击队的控制之下。

罗科托夫穿着一身合体的瑞士猎装，手里握着一支猎枪跟着两个农民，从大圆石后面走出来。（到了瑞士，他的装束应该象个专心在森林里打猎的。）到了洞口，他向两位农民道别致谢，便俯身钻了进去。

不一会儿，罗科托夫爬出洞口。他伏在草地上倾听了一会儿，然后稍稍抬起身子向四周看去。

明亮的月亮照着森林附近的群山，身后40米处架着高高的铁丝网。他已经在瑞士了。罗科托夫跳起来，背好猎枪，迈开大步跑进了前面的森林。

罗科托夫毫不费劲地找到了那块带有红底大白十字标记、写着“国境地带”的路标。旁边是一条小溪，小溪后面有一对巨石。与总部指示中所描绘的接头地点的特征完全一样。离接头的时间还有几个小时。

依照电文指示，一个叫巴巴沙的人将来接他。巴巴沙负责给他的护照加盖几个必要的图章。如果没有接上头，罗科托夫还有一个后备方案：抵达日内瓦以后，到秘密接头点去。但那样他只好暂时隐居一个时期，很难说这期间会发生什么麻烦。

太阳刚刚冒出山尖，罗科托夫便在鸟儿的合唱中听到了一阵咳嗽声。

为了给对方指明方向，他也用手堵住嘴咳嗽了几声。几分钟以后，一个手持双筒猎枪的男人从浓密的榛树林里钻出，向罗科托夫走来。他，矮矮的个子，身体很结实，长着一双粗壮的大手和一张工人的脸庞。嘴里叼着一个熄了火的烟斗，穿着阿尔卑斯山区猎人服装。

这个男人没有从嘴里取下烟斗，带着马赛口音说：

“早晨好，先生，祝您满载而归！”

“谢谢您。但愿您也如此！”罗科托夫用法语答道。

他们仔细地相互打量着。来者宽大的、布满深深皱纹的脸上，一副纯朴和友善的表情，灰褐色的胡子里蕴藏着一丝微笑，一双黑色的小眼睛在浓眉下闪着亮光。

“先生，想试试这种烟叶吗？您大概没尝过吧。”猎人懒洋洋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银烟盒。

“谢谢。我只抽纸烟。可以看看您的烟盒吗？”

“请看吧。老古董了，是我爷爷传给我的。”

这是他们接头的暗语。罗科托夫笑着伸过手去。

“我叫夏尔东。”罗科托夫自我介绍说。

“巴巴沙。”

“总部向您问候。”

“谢谢。前几天收到了总部的电报，让我来接您。”巴巴沙说，“现在咱们走吧。应当打点猎物装装门面，我知道这里有个狩猎的好地方。路上再谈吧。”

装好猎枪子弹，他们在林中走着，寻找松鸡吃食的地方。不一会儿，响起了枪声。狩猎结束时他们俩人已经打了

十来只松鸡。

“现在您得把您的护照交给我去盖章了。请放心，一切都会万无一失！”巴巴沙说着眯起一只眼睛。

他们把猎枪挎到肩上，便开始沿着蜿蜒于山石之间的小路向山谷走去，下面就是村庄。巴巴沙停下脚步，坐到一块平滑的大石头上。“请坐，夏尔东先生，歇一会儿。”他翻开客人的护照，仔细看了看说：“您的护照和证明我看都是真的，这很好！”

“是的，是真的。这都是同志们给张罗的。”罗科托夫答回道。“您不必怀疑了。”

“是啊，我毫不怀疑！要是伪造品，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要知道，我的职业就是海关职员，在边境海关工作，军衔是军士。”

当他们沿着山坡往下走时，巴巴沙谈了谈下一步的计划。

“进村后我们先去一个农民家，他是我的老朋友，”巴巴沙说。他把罗科托夫让到前面，自己沿着小路跟在他后面。“您在他家待一下，而我去日内瓦，给您的护照补办必要的手续。那样，只要不违反战时法律，您就可以在这个国家自由通行，并可作为外国人在旅馆里居住。我今天办完就能回来。然后我们乘车离开这里，但是要象两个完全不认识的人那样。进城后，您换一套西装，再找个旅馆住下，最后给我来个电话。按总部命令，从现在起，我听候您的指挥。”

第三章

罗科托夫和巴巴沙分别来到了洛桑。罗科托夫住在“中央”旅馆83号房间。巴巴沙在不远的一个旅馆也住下了。两个人象互不相识一样，只在必要的时候才碰头。

第一次碰头时，罗科托夫就把自己的设想告诉了巴巴沙。

“今天我就要着手审查金克利，”罗科托夫最后说。“首先要搞清楚这一环节是否正常，而后咱们再考虑下一步。”

“你打算先给金克利打电话呢，还是直接登门拜访？”

“都不是，我要先观察一下他的别墅。”

罗科托夫根据门牌号码和邮箱上的姓名，找到了金克利夫妇的公寓。这幢别墅和附近的住宅没有多少差异。透过别墅的栅栏大门和边门，可以清楚地看见这幢两层楼住宅坐落在一个古老的花园之中。白色的墙壁，二楼前种着玫瑰和一些不知名的花卉，一条柏油路从汽车库一直通向大门。两米高的砖墙遮住了别墅的其余部分。罗科托夫无法判断宅院里有没有人。

罗科托夫装做正在寻找门牌号码，从大门旁走了过去。就这一会儿功夫，他还是注意到了许多情况：大门内的柏油路上有几道潮湿的汽车轮胎印子，车库的门没有上锁，邮箱是空的，里面既无报纸又无信件。这就是说，夫妇俩起码有

一人在家。

他沿着一幢幢别墅在僻静的小街上徜徉，不时环视着四周，想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仔细观察一下金克利的寓所。当然，来回走动是不行的。

街道两侧停着几辆汽车。显然，汽车的主人是顺路来这里的。汽车！对，这真是出色的隐蔽所！应该租一辆出租汽车来。

二十分钟后，罗科托夫坐的“佩若”牌出租汽车飞快地驶到了金克利寓所对面的别墅前。从这里可以看见教授寓所的边门和栅形大门。他告诉司机，要在这里等一位朋友。

“随您的便，先生。”司机客气地说了一声，便取出眼镜开始看晚报。

罗科托夫装着疲倦的样子漫不经心地看着从路摊上买来的画报。街上阒无一人，即使有人经过也丝毫不会注意停在路边的出租汽车。

对面金克利的住宅里突然传来了一阵猛烈的狗吠声。这是狗想挣脱锁链时发出的吼叫。接着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在竭力使狗安静下来。随后，周围重又恢复了宁静。“出了什么事？”罗科托夫想，“他们是有一条狗。但把狗拴在链子上是为什么？这叫声听起来是那样凶狠，有谁撩惹了它。不会是自己人。那么是外人？客人？那又是谁的嗓音？这种温柔的带胸音的嗓音不象是金克利夫妇九岁的女儿发出的。显然，是女主人出来安抚了狗。薇拉·谢尔盖叶夫娜·金克利是教授的妻子，也是他的联络员。她父亲是俄国人，母亲是法国人。对，这多半是她……”

一个挎着邮包、戴着制服帽的邮递员走了过去。他把一

张报纸和一封信投进金克利夫妇家的邮箱并按了一下门铃，通知主人邮件来了。现在该有人出来了。围墙内好象有人在走动。门内发出声响，门便打开了……

罗科托夫见到一位戴眼镜的中等身材的男子，他的胸部微微往里凹，背有点驼，鼻子很大。身上穿着便服，衬衣的领子敞开着，拖着一双便鞋。没错，根据莫斯科总部的叙述，这无疑是金克利教授。

淡黄色头发的男子仔细地看了看出租汽车，其关切的程度显然超过了一个局外人。接着，他打开了邮箱上的锁。罗科托夫感到，教授正在为某件事而不安或者在等待着什么人。也许是害怕警察的监视？有可能，因为别墅里有无线电发报机。

金克利从邮箱取出信和报纸，随手关上了门。这一次他没有再看出出租汽车。

罗科托夫看了看表。他在这里已经待了三十多分钟。该走了……从二楼的窗户里，金克利肯定可以清楚地看到停在街对面的出租汽车。也许，他正在窥视着这里。不必过早惊动他，现在还不知道教授扮演的究竟是什么角色！出租汽车司机不知为什么在自己的座位上有点坐不住了，他两次疑惑地看了看罗科托夫。

这时，一个穿着工作服的小伙子吹着口哨快步从车后面走了过来。他一手拎着小提箱，一手扶着挂在肩上的一大卷金属线。这位工人在金克利夫妇的别墅前停了下来并按了一下门铃。大概是主人请来的自来水修理工。有谁能不管白天黑夜自由地进出各家大门呢？一个普通的自来水工人！无论穷人或富人，都要为他敞开大门。看来这是个好主意。不，

不，扮作自来水工人或邮递员都不行，他们是常客，专门为此区服务的，所有的人都认识他们。以什么样的身份进入金克利家的大门更合适呢？

啊，这就是金克利的妻子！对，象她。罗科托夫用打开的画报遮住脸。她是否看清楚他的脸呢？未必，因为天色已近黄昏，汽车里比较暗。这是一位高个子、身材匀称的妇女，淡褐色的卷发刚刚披到肩头，身上穿一件连衣裙。她在门旁站了一小会儿，跟自来水工人说了几句便放他进了院门。就在这一瞬间，她不在意似地向出租汽车迅速扫了一眼。金克利本人没有出来，而是把妻子派了来。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不能看清罗科托夫的脸，以后他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会不会认出他来？

罗科托夫与巴巴沙在约定的时间见了面。罗科托夫向巴巴沙讲述了他观察到的情况，以及准备进入报务员家进行初步检查的办法。他们讨论了几种办法，最后决定，装扮成检线工。这种工人不是为某一个区，而是为整个洛桑市服务的。因此，住户不可能记住他们所有的人。罗科托夫对日常生活使用的线路和电表是熟悉的。巴巴沙明天就去为他搞工作服和必需的工具。城里有些小铺专门出售各种杂货。

第二天早上，罗科托夫穿着电工服，拎着工具箱来到金克利夫妇的别墅前。他按了按门铃，对出来给他开门的教授夫人说，他是从市电力局来的，任务是检查一下他们家电线和电表的情况，因为这个区的电损耗很大。为了装得更逼真一些，罗科托夫先检查了附近的几家别墅的线路。现在，如果教授夫妇产生某种怀疑，他们可以打电话询问附近任何一个住户，从而可以证实检线工不仅光顾他们一家。